



三大战役

万庆华 著



三大战役

万庆华 著



三大战役

万庆华 著

陆静源 装帧

责任编辑 武容之 美术编辑 吴列平

技术编辑 史建平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787×1092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4.75 插页 2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65,000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1993 年 4 月第 1 版
崇江外文印刷厂排版	1997 年 5 月第 7 次印刷
江苏靖江印刷厂印刷	印数 104,201—116,200

ISBN7-5324-2005-1/K·234(儿) 定价:4.70 元

目 录

辽沈战役.....	1
淮海战役	43
平津战役.....	106

辽沈战役

一、决战前夜

1948年9月初的一天。

深夜，山野格外宁静。秋虫低鸣，溥沱河水静静地流淌着，整个太行山都已进入梦乡。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几所四合院里，却是灯火彻夜通明，充满紧张而热烈的气氛。

从1948年4月到第二年北平解放，这个小小的山村，这些简陋的小院，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机构所在地，是连接全国各战略区的神经中枢。震撼世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战略决策，正是在这里酝酿形成，并且从这里下达战略指挥部署的。

此时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，日夜讨论研究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的作战方案。中央军委作战室里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叶剑英、任弼时等，围在一

张大桌子前，正在绘制一张东北决战图。

“经过两年解放战争，国民党军队由 430 万人下降为 365 万人，新兵多，老兵少；解放军由 120 万人增到 280 万人。敌我兵力对比由战争初期的 3.5:1，转化为 1.3:1。东北战场我军 100 万人，敌兵 55 万人；华北战场敌兵 60 万人，我军 41.9 万人。从敌我力量对比看，这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很大变化。”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走到挂满墙壁的大地图前，斟字酌句地说。他的讲话和阅改文件一样，准确无误。

“这一形势的出现，”毛泽东主席不急不忙地点起一支烟，接过话头分析道，“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，大大缩短。原来预计，从 1946 年 7 月起，大约需要 5 年左右的时间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；现在看来，只需从现时起，再有 1 年左右的时间，就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。”

“现在，国民党军队的全部主力五个战略集团，已被我军分别牵制在西北、中原、华东、华北、东北五个战场上。我们必须抓住有利时机，寻找突破口，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战略决战！”朱德总司令虽

已年过花甲，又不大习惯夜间开会办公，但每次决定重大问题时，总是精神十足。“我认为，决战方向首先是东北战场。”朱老总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拳头朝地图上的东北区域砸去。

“对！”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补充说：“东北战场是我军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唯一战场。卫立煌集团虽然还有近50万人，但已被我分割包围在长春、沈阳、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地区，地域狭小，补给困难，失去了机动作战能力。”

“据情报，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接着说，“美国考虑到自己的利益，已向蒋介石提议撤出东北，巩固华北，确保华中的方针。一旦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华北或华中，局势反而会复杂起来。”

“不过，”周恩来笑着说道，“好在蒋介石顾虑从东北不战而退，政治、经济损失太大，因此或撤或守，举棋不定。东北敌人一筹莫展，士气低落，这就为我军首先在东北战场上实行决战，提供了有利时机。”

“封闭东北蒋军，就地歼灭，对我最为有利。”毛泽东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语气坚决说道，“封闭蒋军，关门打狗！”

沈阳城内，秋风萧瑟，满地落叶飘零。

这个曾经是烟囱林立的工业大城市，如今瓦砾遍地，满目荒凉。街上横七竖八拉着铁丝网，水泥地堡到处可见。路上少有行人，除了一队队持枪荷弹的国民党的大兵和官吏外，余下多是饥饿的乞丐和流浪的灾民。

东北“剿总”长官邸里，总司令卫立煌颓然坐在皮沙发上，久久地盯着对面墙上的那幅军用地图。想到目前的局势和自己的处境，他不由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卫立煌是在1948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东北军事和行政最高长官的。他的前任是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。陈诚曾夸下海口，“消灭共军，建设新东北”，可是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，接连丢城失地，损兵折将。1948年初，当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精锐部队——新编第五军被全歼，陈诚更是吓得心惊胆寒，假称有病，请求辞职，匆匆逃回南京。为了挽救败局，蒋介石只好千方百计请国民党军“五虎”将之一的卫立煌出任东北。

卫立煌还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召见他谈话时的情形。蒋介石先是说东北如何重要，没有得力的人镇守不住，然后对他说：

“过去几次全靠你挽救了危局。现在只有你能担此重任。党、政、军的全权都交给你。有什么困难，可以优先解决。万一失利，责任不在你。”

“没有军队，不能作战。现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共军围困了。没有大的增援不行。”卫立煌见无法再推辞，踌躇半晌，才说出自己的顾虑。

“先给你增援5个军。后勤方面，优先补给东北。”蒋介石当即允诺说。

当然，蒋介石的诺言并没有兑现。事实上，华北、华东、中原各战场频频告急，使他根本无法增援东北。因此，卫立煌到沈阳后，一直坚持固守，不管解放军打到什么地方，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，也不管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去解围，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按兵不动。眼看新立屯、辽阳、鞍山、营口、吉林、四平等城市逐个被解放军攻占，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长春、沈阳、抚顺、本溪、锦州等几个孤立据点，沈阳、长春的军民补给全靠飞机运输，蒋

介石对卫立煌也失去了信心。他一变原来支持保卫全东北的诺言，要卫立煌打通沈锦线，将主力撤至锦州，却遭到卫立煌及其部属坚决反对。无奈之下，蒋介石便用尽心机在东北物色能执行他命令的将领。他委任范汉杰为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，企图将东北国民党军权交给范汉杰，而把卫立煌悬在一边。结果，不仅蒋介石、卫立煌间的矛盾加深，而且东北的国民党将领中各怀鬼胎，各据一部分实力，谁也无法统一指挥。军心日益涣散，局势每况愈下。

攻，早已不可能；撤，怕中途被消灭；可是守，又能守多久呢？卫立煌心事重重，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烦躁地在办公室徘徊踱步。他有强烈的预感，大决战即将开始，而此番较量恐怕凶多吉少。然而，对解放军的攻势究竟指向何处，从何时开始，他茫然无所知。他更不会料想到，蒋介石日后会把他当作替罪羊，让他独自承担东北失败的责任。

卫立煌推开窗户，默默地注视着灰蒙蒙的天空。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。远处，不时传来沉闷的炮声。这一天是9月11日。

二、关门打狗

天边挂着一轮残月，微风带着寒意，扑向夜行的大军。辽西走廊上，东北野战军十几路大军星夜兼程，人欢马叫，直向北宁线各城市压了过去。

大道上，灯光闪烁，一支支长长的队伍，望不见首尾。汽车、炮车、骑兵、步兵以及运粮小车队，如同滚滚洪流，快速向前涌动。

1948年9月12日，根据中共中央军委《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》，东北野战军挥戈南下，向敌人后方发起攻击。解放军以6个纵队及炮兵主力和热河3个独立师，突然奔袭包围锦州以南北宁线上各分散的守敌，逐一加以歼灭；以3个纵队部署于新民附近，准备参加北宁线上的作战，或协同北线部队歼灭长春可能突围的敌人和沈阳北援的敌人；以1个纵队位于沈阳以北地区，准备阻击长春突围及沈阳北援之敌；以1个纵队和6个独立师、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，并以积极攻城的态势迷惑敌人，掩护主力部队迅速南调。辽沈战役由此拉开了帷幕。

炮声隆隆，枪声呼啸，冲杀声响彻云霄。敌人做梦也未料到解放军主力会置沈阳、长春于不顾，而直接攻打锦州至唐山一线，许多国民党军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便已成了俘虏。

战斗打响后，解放军当天便攻占昌黎及其以西地区，并完成了对兴城、沙后所、绥中等地敌人的包围。至9月下旬，先后攻克北戴河、高桥、塔山、兴城、沙后所、绥中等要点，切断了锦州、唐山间的联系，断绝了华北敌人增援东北的陆上交通。

与此同时，解放军加紧收缩了对锦州的包围圈。9月16日，解放军2个纵队插入义县、锦州之间，经过两天激战，严密包围了义县之敌。

义县是锦州北部的小县城，但在军事上是一个战略要地。它距锦州约45公里，是锦州北方安全及掩护北宁路侧的屏障，守住它可以使关内外的交通不致中断。国民党军认为，欲保东北，必守锦州，欲守锦州，必保义县。因此，敌人派出重兵，以曾受美国顾问团训练的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十师，加上地方团队共约1万余人，驻守这小小的义县。敌人在城内外到处筑地堡、构工事、布地雷、建据点，形成了所谓广大

纵深的立体火网；加上作战时锦州及沈阳的陆地和空军增援，义县守敌十分自信。师长王世高曾吹嘘，义县守军兵强马壮，武器精良，谁也别想靠近一步！

然而，自称是固若金汤的防守阵地，并不能阻止解放军的前进。针对敌人火力纵横交叉、层层设防的情况，解放军采取了逐点攻取的战术，先集中炮火轰击主攻阵地，再以轻重机枪猛烈压住两侧据点，然后以步兵一举攻占。夜间，解放军进行佯攻，而发动主力挖掘坑道，逼近守敌阵地，迫使敌人丢盔弃甲，狼狽窜回。义县敌军阵地一天比一天在缩小。

9月26日，东北野战军三纵、二纵五师及炮纵主力开始了攻取义县的战斗。在解放军夜以继日地猛烈进攻下，义县阵地一层层被剥下来，至29日，城外据点已多数被攻占。

义县守敌频频告急求援。他们指望锦州出动大部队赶来解围；或者，希望空军全力轰炸，以遏制解放军的攻势。但是，他们什么也没有等到。27日下午，总算盼来一架飞机。那飞机害怕被高射炮击落，只是在高空盘了几圈，打了个排枪，投下一个通讯袋，就溜了。原来，它是专程投送蒋介石给师长王世高

的亲笔信的。信上写道：“世高吾弟，义县安危，影响整个东北战局。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，殊堪嘉许。现已令锦州范主任（汉杰）大力增援，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……”

第二天上午，又来了三架飞机。受到解放军高射炮火的猛轰，飞机慌慌张张投下许多弹药后，便逃走了。结果，降落伞大部分落到解放军占领区，战士们高兴得直嚷：“蒋介石给咱们解放军送弹药来啦！”

此后，义县守敌再也得不到任何援助，倒是收到总参谋长顾祝同拍来的紧急电令：必须坚守一个月，待援反攻！可是，当他们收到电令时，解放军已经打到城墙脚下了。

其实，锦州方面并非不想增援义县。范汉杰曾企图以暂编第二十二师及九十三军骑兵团增援义县，但遭到解放军八纵、九纵队的猛烈阻击，骑兵团全部被歼，团长被俘；第二十二师也损失惨重，只得退回锦州。

义县守敌眼看援绝弹尽，死守下去也只有被消灭，师长王世高决定10月1日天黑后突围。而这一次，敌人又慢了一步。未等敌人行动，解放军在迅速扫

清外围据点后，于10月1日早晨发起总攻击。激战4小时，即突破城防，全歼守敌暂编第二十师，师长、副师长及部下多数军官都被俘虏。攻取锦州的门户被打开了。

至此，辽西走廊，除锦州、锦西两个孤立点外，其余都被我军攻占。锦州之敌完全陷于我军重围之中，无法再动弹一步。这时，敌人才如梦初醒。他们终于意识到，辽沈战役首攻方向是锦州。而且，受威胁的决不止是锦州。锦州是东北的咽喉，一旦锦州失守，东北整个国民党军便成了瓮中之鳖。

范汉杰乞援的电报一封封飞向南京。蒋介石慌忙部署，亲自策划援锦。然而，为时已晚。大门已经被堵住；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的态势已经形成。

三、浴血塔山

葫芦岛海面上，“重庆”号巡洋舰乘风破浪向海边驶来。

蒋介石站在甲板栏杆前，不时拿起望远镜观看前方的塔山阵地。海军司令桂永清、华北“剿总”十

七兵团司令侯镜如、国防部作战厅长罗泽闾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等均肃立一旁，他们紧张地注视着蒋介石的神色。

蒋介石步入战舰会议厅，俯身看了看桌上的地图，对待立两侧的众将领说：“此次我军由葫芦岛出奇兵东进，对林彪犯锦州之主力施行夹击。能否一举歼灭林彪主力，扭转东北战局，就在于你们能否如期攻占塔山。”说着，他环顾四周，轻轻一笑，“我可以预祝各位成功吗？”

众将领面面相觑，低头避开了蒋介石锐利的目光。只有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騫有些不知深浅地挺身答道：“塔山我方有11个师，林彪仅2个纵队，我方兵力占绝对优势。这次行动又有海空军强有力的配合，拿不下来，不劳总统制裁，我会羞愧而死。”

蒋介石点头赞许，随即走到桂永清面前问道：“你的舰炮能打到塔山吗？”

“可以。而且，舰船炮弹充足！”

“把它全部打出去，把塔山轰平！”

顿时，炮弹雨点般地落向塔山阵地，整个塔山被炮火吞没。

眼下，蒋介石决心不顾一切为锦州解围。

9月下旬，锦州危急的消息传来，蒋介石为此深感不安。他忙把卫立煌叫到南京，迫令沈阳出兵支援锦州。卫立煌认为部队离开沈阳就会被消灭，拒绝接受这一命令。蒋介石不顾卫立煌的反对，坚持要出兵支援锦州，并派总参谋长顾祝同前往督战。顾祝同在沈阳一再召集东北将领会议，催促出兵为锦州解围。卫立煌却赌咒发誓说：“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，你不信，我同你画个十字（画押）。”经过多次争吵，卫立煌仍坚决反对执行援锦命令，而多数高级将领也支持卫立煌的主张。顾祝同说服不了卫立煌，垂头丧气地回到南京。

蒋介石听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生气，于10月2日亲自飞到沈阳，召集军长以上的军事会议，决定将沈阳蒋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。任命周福成为防守兵团司令，留守沈阳；廖耀湘为攻击兵团司令，率5个军12个美械师出兵辽西，解锦州之围。会后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。蒋介石第一句话便说：“我是来救你们的，来救锦州、长春的。”在说了一番打气的話后，临末，他又以悲观的语调说：“万一这次你们打